



首先要恭喜吴彤，在第59届“格莱美”的颁奖礼上，他所参与的“丝绸之路合奏团”(The Silk Road Ensemble)作品《歌咏乡愁》(Sing Me Home)，获得了“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这也是“丝绸之路合奏团”继2010年获得“最佳古典跨界专辑”后，第二次获得了“格莱美”的肯定。

当然，这不是吴彤个人的荣誉，更和中国音乐从此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命题无关。甚至可以说，吴彤个人的音乐轨迹，根本无法用来大规模复制粘贴。吴彤的成功，其实契合的是音乐融合的使命，这倒是中国流行音乐和文化，真正想要融入国际所能借鉴的。

# 通向格莱美的“丝绸之路”其实并不中国？

◎爱地人

## 《歌咏乡愁》：不中国很世界

吴彤在“格莱美”获奖之后，很多人只是根据吴彤中国音乐人的身份，将事件上升到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高度，却不知道《歌咏乡愁》既不是吴彤的个人专辑，更不是一张关于中国音乐的唱片。

《歌咏乡愁》实际上是“丝绸之路合奏团”的集体作品集。这个合奏团由华裔音乐家马友友创建，从乐团的取名，就说明了它有沟通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目的。而这个乐团与其说是一个固定班底的乐团，倒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建立在东西方音乐融合基础上的音乐项目。

以最新的《歌咏乡愁》为例，马友友在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中，邀请了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参与，所以专辑中也有大量的来自非洲、印度、中东、中亚的音乐元素。当然，因为吴彤和他的笙的加入，以及一些琵琶演奏的运用，让专辑的部分作品，有了一种熟悉的中国味道。

其实，无论是《歌咏乡愁》还是“丝绸之路合奏团”，它们就是典型的“世界音乐”(World Music)。广义的世界音乐，可以指世界上所有的音乐。而作为音乐风格标签使用的“世界音乐”，则是在欧美文化中心基础上，对其他第三世界音乐的一种命名。虽然这种命名，有文化角度的不公平，但不可否认的，也是因为“世界音乐”从概念到市场的确立，让全球各地的音乐人，有机会进入国际流行音乐的中心地带，并且带动了本国本地区传统音乐的传承。比如印度西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巴西的“波萨诺瓦”之父裘宾、“雷鬼”音乐教父鲍伯·马利等等。而

在吴彤之前，中国音乐真正进入欧美主流市场，也是通过“世界音乐”这个渠道，其中就包括郭英男、朱哲琴和萨顶顶等音乐家和歌手。

## 吴彤：曾经摇滚起点“扬州”

吴彤曾经是一个摇滚歌手，当时的名字叫吴桐。

1993年，《摇滚北京》合辑推出，很多歌迷知道了一支名叫“轮回”的乐队。在这张优秀作品荟萃的专辑里，“轮回”乐队的《烽火扬州路》，是其中最特别的一首。

《烽火扬州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歌词，直接就是选用了宋代词人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而作品前奏运用的《十面埋伏》琵琶独奏，和崔健《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里的古筝一样，成为中国早期摇滚乐民族化融合的样板。

虽然早在邓丽君的《淡淡幽情》开始，为中国古典诗词重新谱曲的传统与现代结合创作，就从来没有停过，但以重型摇滚乐的方式，去演绎宋词作品，《烽火扬州路》即使不是第一首，也肯定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首，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超越。

此后“轮回”乐队在199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除了重新录制的《烽火扬州路》之外，倒是和民族音乐没太大关系。不过，在两年后的《心乐集》里，吴彤和“轮回”乐队，却在音乐里融入了大量东方音乐元素，甚至从比例上，已经到了打破传统摇滚乐结构

的程度。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张专辑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销量，甚至引来了一些摇滚歌迷的争议。

《心乐集》之后的《我的太阳》翻唱集中，吴彤和“轮回”乐队除了改编一些经典流行歌曲之外，还改编了一些民歌小调，并且在《我的太阳》这首作品里，与男高音演唱家进行了跨界合作，同样也开创了当时中国摇滚乐先例。

吴彤不仅走在了中国摇滚乐的前头，甚至还走在了“轮回”乐队的前头。由于在音乐理念上的分歧，也让吴彤和“轮回”乐队分道扬镳。

## 从音乐世家到“世界音乐”

其实，早在吴彤正式退出“轮回”乐队前，他就已经开始了“世界音乐”梦的追逐。

1999年，吴彤在美国密执安大学音乐学院举行中国民族管乐器讲座时，结识了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这也为他打开了另一个音乐窗口。相比此前用民乐和摇滚乐相结合的方式，此后吴彤加入“丝绸之路合奏团”，才算让他的音乐融合梦想有了一个更开放的平台。当然，以美国作为音乐发展新基地，从此投入“世界音乐”阵营的吴彤，这一次的身份不再是中国摇滚乐主唱，而是笙演奏家。

吴彤出身于音乐世家，制笙、吹笙，是吴彤家族几代的传承，他也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这位启蒙老师，开始学习笙的演奏技巧。此后顺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并且先后师从杨守成和曹建国。

在吴彤青少年时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恰恰是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冲击内地音乐市场的时代，

处于大时代激流中的吴彤，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爱上了流行乐这种更为感性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并且在后来一有机会，就与同道者组建了“轮回”乐队，用以将青春期的荷尔蒙，通过音乐与节奏尽情释放。

但民乐的根底，却是吴彤难以抹掉的音乐基因。从《烽火扬州路》到《心乐集》，一有机会，吴彤就会在自己的创作里，融入自己的民乐“手艺”，只是当时的他不知道，他已经走在了“世界音乐”的旅途上。

## 吴彤走的也是音乐丝绸之路

从加入“丝绸之路合奏团”开始，吴彤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丝绸之路。

实际上，音乐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丝绸之路。像吴彤早年“创业”时期所玩的摇滚乐，最早也是来源于布鲁斯音乐，而布鲁斯音乐的源头，就是非洲的劳动号子，在经过不断的融合与再创造之后，也衍生出了放克、灵魂乐、节奏蓝调与摇滚乐等不同的音乐类型。同样的，如果不是鲍伯·马利将牙买加的音乐和摇滚乐结合，也就不会有我们后来听到的雷鬼音乐。而没有皮亚佐拉用古典音乐的方式，将阿根廷民间音乐改良，也不会有后来探戈音乐的风靡全球。现在已成了格调象征的“波萨诺瓦”音乐，同样也是爵士乐与巴西民间音乐的融合。

融合，无疑是音乐发展的一种规律，无数的音乐类型，因为融合而传承下去，音乐也因为这样一次次的融合，从而不断激活新的属性，更创造出更多新的类型。

# 阿黛尔和碧昂丝：一时瑜亮也可以惺惺相惜

◎Mr. +



又到一年格莱美。北京时间2月13日上午，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落下帷幕。作为全球音乐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和最受瞩目的颁奖典礼之一，今年的格莱美总体来说奖项中规中矩，话题几乎全都集中在阿黛尔车祸现场般的演唱和飙脏话重唱上。

记得2015年11月，当“阿呆”阿黛尔在时隔4年后重归乐坛发行专辑《25》，由于发行时间过晚导致无法入围去年格莱美奖时，很多人便预言，2017年的第59届格莱美将迎来一场“恶战”。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忽略阿黛尔的实力，更何况《25》中的主打单曲《Hello》(你好)一经面世便打破了

无数纪录，而她又确实是格莱美的宠儿。果不其然，在拿到五个格莱美提名之后，阿黛尔兵不血刃地五提五中，凡提名的悉数收入囊中，除“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和“最佳流行歌手”之外，更是席卷三大通项(年度最佳制作、年度最佳专辑、年度最佳歌曲)。要知道提名中的碧昂丝、蕾哈娜、贾斯汀·比伯等人也绝非等闲之辈，每张专辑也都有各自的鲜明特点，因此阿黛尔能够力压群雄，其含金量还是很足的。

或许有些乐迷会认为格莱美的评审团在看待阿黛尔的问题上比较保守或古板，《25》比起她之前大热的《19》和《21》也并不太多新意。但事实上，无论是流行程度、旋律性还是耐听性，阿黛尔的《25》在通项类奖项中也确实要比其他歌手更具竞争力，毕竟有唱片销量和下载量作保障。即便不是粉欧美流行音乐的，没听

过“Hello, it's me”(你好，是我)的想必也是凤毛麟角。与其尝试曲风的创新来面对其无法预估的未知性，还不如将自身优势发挥至最大化，歌迷们买账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阿黛尔的《25》在此次颁奖礼中完胜碧昂丝那张拿到“最佳当代都市专辑”的《Lemonade》(柠檬水)，那么在现场表演环节中，阿黛尔可是完胜了。被国内欧美流行乐迷尊称为“Bee姐”、获得高达9个格莱美提名的碧昂丝挺着身怀双胞胎的孕肚登台，以光芒万丈的女神形象和运用全息投影技术的舞台现场，奉献了堪称本届格莱美最佳现场的表现。

相比之下，尽管以一曲《Hello》霸气开场，身经百战的阿黛尔却在为去年圣诞节意外离世的乔治·迈克尔所特别安排的纪念献唱中“露怯”了。《Fast Love》(快餐爱情)本是一首节奏感极强的歌曲，为了适应阿黛尔的曲风给改编成了纯钢琴伴奏版本，凭空增加了演唱难度，使得阿黛尔一开嗓就跑调儿，一直唱到副歌部分都没把调儿找回来。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她自己在飙了一句脏话后竟然主动提出重唱一遍：“我非常非常抱歉，我知道这是现场直播但我不能让去年在格莱美献唱的失误重演。我很爱乔治·迈克尔，因此我不能把这个致敬演出搞砸，请允许我重唱一次。”阿黛尔的真性情通过这个细节展露无遗，在场观众也先后抱以数次热烈掌声向她的勇气致敬。任何歌手都很难保证现场不出状况，无论是巨星还是新人。这已经是阿黛尔连续两年在格莱美颁奖典礼出现“车祸现场”了，但歌迷们对她的喜爱却丝毫不减。足见只要你有才华且是真唱，观众都会理解并原谅你的失误。

尽管本届格莱美阿黛尔和碧昂丝的全方位竞争在颁奖典礼开始前已经被媒体炒热，二人却在台上展现出极富温情的一幕：阿黛尔在领奖时的获奖感言中再三表示碧昂丝的专辑《Lemonade》将永垂不朽，并赞扬她对黑人所做出的贡献，甚至将手中的格莱美“金色留声机”奖杯掰成两半献给碧昂丝，此举也让台下的“Bee姐”感动得眼含泪光，频频点头致意并说着：“谢谢，我爱你。”台上是针锋相对的对手，台下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本届格莱美“阿呆”与“Bee姐”之争最终以温情画上句号，对于乐迷而言，她们二人都是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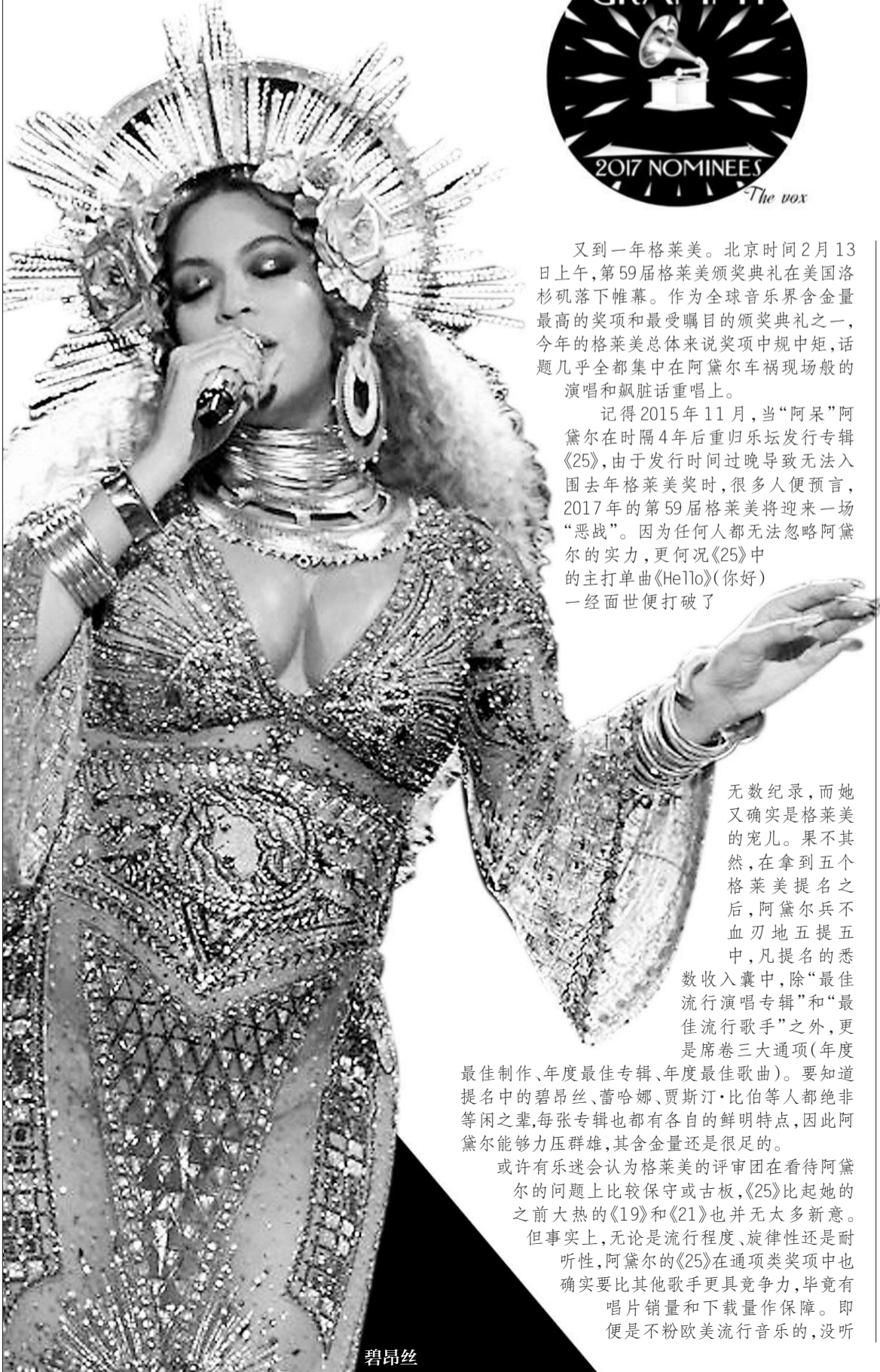
和阿黛尔一样，Lady Gaga也是连续两年登台献唱格莱美。继去年的David Bowie致敬演出之后，今年Lady Gaga再次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和老牌重金属乐队Metallica合作《Moth Into Flame》(飞蛾扑火)，重金属的煽动性与爆发力加之Lady Gaga极尽癫狂的献唱演绎彻底引爆了格莱美现场。



阿黛尔

此外，阿黛尔之外的英伦势力同样不可小视，“黄老板”艾德·希兰以身兼键盘手、吉他手和歌手于一身的“手弹脚踩”个人秀将自己的新单《Shape Of You》(你的模样)唱得颇具气势，丝毫不显得人单势孤。在美国本土大热的乡村板块，凯斯·厄本和凯莉·安德伍德这对乡村音乐“男神女神组合”所带来活力满满的《The Fighter》(勇士)也让乐迷们大呼过瘾。

至于说唱部分，囊括“最佳新人”、“最佳说唱歌手”和“最佳说唱专辑”的Chance the Rapper也在现场带来了《How Great》(多好)和《All We Got》(我们所得到的)。特别值得一提的，他这张《Coloring Book》(涂色书)并未发行实体专辑，而是格莱美录音学院允许“仅流媒体”作品艺人参与提名竞争的先例。Chance the Rapper的胜利也让更多默默无闻的音乐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就像获得“最佳流行二人组/合唱艺人”的21 Pilot在获奖之后现场脱掉西裤仅着内裤登台致辞，皆因二人曾在当年毫无名气观看格莱美时曾许下诺言：若有朝一日获得格莱美，二人一定会像当时一样穿着内裤上台领奖。如今，二人在实现梦想的那一刻兑现了各自的诺言。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流媒体和网络直播的普及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贾斯汀·比伯、Chance the Rapper这些因网络而走红的歌手。音乐给予他们力量，是他们的初心和梦想；而格莱美这个金色小喇叭的意义，则代表着圆梦。



碧昂丝